上海法治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三
A5
守平安 暖新岁 启新程
特刊

关键词

托底 安康

下的托底。

●这一年，我们见证法治保障公平正义延伸至生命最后一公里。

●遗产管理人制度在上海加速落地，张玉霞委员以提案推动法治实践，为百姓『身后事』兜底，让立制度之基，解身后之忧。

下的安康。

●这一年，我们见证法治守护『医靠』，筑起温暖的民生屏障。

●从『临时家人』到『健康管家』，持证陪诊师金仲凯的蜕变，是新兴职业的温情生长，为独居老人撑起持证陪诊，守护安康。

关键词

■ 两会期间，张玉霞来到上海高院的接待点，咨询遗产管理人制度

遗产管理人制度在上海加速落地

在“托底”中看到希望

□ 首席记者 季张颖

这两天，市政协委员、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玉霞正在代理一起涉独身人士遗产案件。48 岁的上海独身男子因病去世，因为未婚未育，父母早于他过世，生病期间一直是伯伯和孃孃在照料他，并为他花费了上万元医疗费、家政费。去世后，伯伯、孃孃帮他办理了后事，还买了 20 万元的墓地。眼下，他们能否从遗产中受偿这些垫付资金，正有待通过遗产管理人制度探索解决。

常年代理此类案件，身处制度实践的第一线，在张玉霞看来，这起案件折射出近年来日益凸显的社会现实：城市人口老龄化在加剧、当代人婚姻家庭观念在改变，遗产管理人案件由此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

如何通过好的制度真正实现为“身后事”托底？为此，在今年年初的上海两会上，张玉霞提交了一份“关于遗产管理人制度落地实施的提案”，对制度落地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细化建议。本报当时聚焦上海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认定的无主财产收归国有案，以张玉霞在实践中感受到的亟需破局的难题为切口，推出《上海首例！老人数百万遗产和房产谁来继承　记者跟踪报道：探寻“遗产管理人”的困境与出路》。

如今，近一年时间过去，张玉霞高兴地看到了制度在上海加速落地的希望。“前两年，我们可能会碰到拿着法院指定管理人的文书去银行、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办理业务时，对方并不认可。这一年，针对制度衔接的问题，配套制度在持续完善，建立起了民政部门作为主体开展身后事办理的网上服务渠道，让各部门的配合变得流畅。”

张玉霞透露，目前，上海法院也在积极探索上海市域范围内遗产管理案件的集约化处理，从而争取最大限度地避免涉及同一被继承人的多个诉讼分散在不同区法院审理可能带来的协调难题及潜在风险。

“而在整个社会层面，我们也发现，制度在深入人心，老百姓越来越理解制度的托底作用，一些居委会、街道也在主动作为。”张玉霞介绍道。

但张玉霞表示，自己对制度更好落地还有期待。在遗产管理人尚未确定或尚在接管的过渡期内，如何对遗产进行临时保管、有效监督，还需持续推动规则细化。

“此外，实践中还有一些新问题，例如遗产管理人发现被继承人过世后账户内钱款被领取，但无法查到由谁领取，这种情况下无法提起民事诉讼，但公安能否立案处理存在一定争议。”在张玉霞看来，这些问题仍需细化。

张玉霞希望，新的一年，随着遗产管理人制度的优化完善，老百姓的“身后事”不再是“麻烦事”。

重点 A2

上海首例！老人数百万遗产和房产谁来继承

记者跟踪报道：探寻“遗产管理人”的困境与出路

430万遗产，一查再查案例里 关联4起案件

诉讼成本高，制度衔接不流畅 陷入履职难

建议细化规则及权责制度 参考破产管理人案件统一管辖

先行先试！协同管理机制出台 后续以判例为指引

从“临时家人”到“健康管家”，回访上海持证陪诊师

你是我的“医靠”！

重点 A2

患者的“临时家人”陪诊师职业化如何破冰？

记者跟踪采访 走进持证陪诊师的一天

■ 金仲凯就老人的病情和用药与医生沟通

□ 记者 陈颖婷

一年前，记者曾跟随上海首批持证陪诊师之一金仲凯，记录了他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充当“临时家人”的日常。一年过去了，上海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陪诊师这个新兴职业也悄然蜕变。新年将至，记者再次走近金仲凯，听他讲述这一年来行业的深刻变化。

2025 年 12 月 26 日下午，金仲凯收到街道来电：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陈老伯在小区锻炼时不慎摔倒，无法动弹，子女远在外地。赶往现场的路上，金仲凯已经通过电话初步了解了情况。他同时拨通了多家合作医院的电话，第一个医院没有床位，第二个医院急诊已满。直到第三个电话接通，对方回应：“可以协调一张加床。”金仲凯松了口气，随即将老人直接送往该院。

子女在外地，老人的身份证、医保卡也不在身边。没有犹豫，他垫付了所有挂号、检查费用。推着担架车，他穿梭在急诊室、放射科、住院窗口之间。CT 检查显示：髋关节骨折，需要尽快手术。

金仲凯出示了自己的“上海养老服务陪诊师”证书，以及他与街道、老人家属事先签署的应急委托协议，所有术前检查完成。晚上 7 点多，老人的儿子吴先生风尘仆仆赶到医院。他看到父亲已经安顿在病床上，激动得眼睛红了……

第二天，忙了一夜的金仲凯又来到医院看望陈老伯。

陈老伯肝切除手术后，性格孤僻，不愿说话。“陈伯伯，今天怎么样？”金仲凯的声音不高，透着温和，老人慢慢转过身来。

金仲凯很自然地坐下，一边帮他整理床头柜上的药盒，一边“汇报”：“您儿子刚给我发微信了，他这周末在学校搞培训，实在走不开，下周三肯定来看您。他让您一定按时吃饭。”

老人轻轻“嗯”了一声。这个细微的回应，让金仲凯笑了起来：“这才对嘛。”

“陈老伯的血常规要每周复查，肝功能每月评估，靶向药不能断。这些时间点，我都会提前安排好，预约车辆、联系医生、取送报告。”金仲凯说，“子女忙，很难记住所有细节。而我们，就成了他们的‘长期代理人’。”

从一次性陪同，到贯穿治疗、康复、居家的“全周期健康管理”，陪诊师的角色正在蜕变。

“和去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规范’。”金仲凯感慨。去年，全市首批持证陪诊师仅 575 人；如今，仅他所在的团队已有 30 至 40 名持证陪诊师，全市持证人数持续增长。

“现在陪诊师基本都要求持证上岗。”金仲凯介绍，服务的精细化、个性化也成为趋势。从过去的“陪同就医”延伸至“车接车送”“预约康复床位”“对接长护险”“居家护理衔接”等“私人定制”服务。“我们甚至会根据老人经济状况、居住距离、病情特点，匹配不同的康复机构或护理方案。”金仲凯说。

“未来，希望能将陪诊服务纳入长护险范畴，让更多老人能通过医保购买服务。”金仲凯期待，这个行业能在规范中走向长远，持续散发温暖。